

《特稿》

上古陰聲字濁輔音韻尾存在的證據及其消失的年代

丁邦新

一、濁輔音韻尾及陰聲字

上古音有沒有濁輔音韻尾到現在沒有定論，但在我的看法裡，濁輔音韻尾是清清楚楚存在的。所有提反面意見的人（陳新雄，2006年）似乎無意或有意地忽略了我的半鐵證（丁邦新，1987年）。如果是鐵證就無法爭論了，半鐵證不大好辯論，只好各說各話，或者根本略而不談。在這篇短文裡，我想綜合一下我以前的意見，增加資料把幾個焦點問題加以說明，證明濁輔音韻尾確實存在，並進一步討論他們消失的年代。

基本上上古音有三種音節：收鼻音尾的陽聲韻、收入聲尾的入聲韻、跟韻尾不明的陰聲韻。由於陰聲字在《詩經》裡可以跟入聲字押韻，例如：

《詩小雅·出車》一章：牧（入聲-k尾）：來（平聲）：載（上聲）：棘（入聲-k尾）

《詩小雅·正月》十一章：沼（上聲）：樂（入聲-k尾）：炤（去聲）：懌（上聲）：

虐（入聲-k尾）

在這兩章詩裡，平上去的字都可以跟入聲字押韻。而且，一章詩中的入聲字都是同一類，如果收-k尾就無一例外。

在諧聲字系列裡陰聲字又可以跟入聲字諧聲。例如：

之（平聲）：寺（去聲）：等（上聲、陽聲）：特（入聲-k尾）

由（平聲）：迪（入聲-k尾）

古（上聲）：固（去聲）：涸（入聲-k尾）¹

* 這篇文章是綜合性的報告，有些內容引自我以往的論文。

** 丁邦新現職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榮休講座教授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。

¹ 例字引自董同龢 Tung T'ung-Ho：《漢語音韻學》*Hanyu yinyunxue* 第12版（臺北[Taipei]：

平上去的字都可以跟入聲字諧聲。

因為詩韻跟諧聲有一致的現象，清人就把陰、入聲字合為個別的韻部。如之部字有陰聲跟入聲兩類；陽聲則為蒸部，並不能跟入聲字押韻。贊成陰聲字有濁輔音韻尾的人，中古的一等字可以有如下的擬音：

之部	陰聲：-əg	入聲：-ək	蒸部	陽聲：-əng
不贊成的人則可以擬測為：	陰聲：-ə	入聲：-ək	蒸部	陽聲：-əŋ
或：	陰聲：-uu	入聲：-uug	蒸部	陽聲：-uuŋ

微部	陰聲：-əd	入聲：-ət	文部	陽聲：-ən
不贊成的人則可以擬測為：	陰聲：-əi	入聲：-ət	文部	陽聲：-əŋ
或：	陰聲：-uu	入聲：-uud	文部	陽聲：--uuŋ

這兩種擬測代表兩種學說，一種簡稱為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，另一種是陰聲字非濁輔音韻尾說。

二、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的正面意見

2.1 陰陽入諧聲的現象

賴-d	懶(嬾)-n	癩-t(盧達切)、獺-t(他達切)
訃-d(居例切)	干-n、赶-n(巨言切)	訃-t(居竭切)、赶-t(其月切)
之、寺-g	等-ŋ	特-k

這三組諧聲字牽涉三種韻尾，如果認為是-d、-n、-t、-g、-ŋ、-k，都是同部位的塞音跟鼻音，那麼對當是順理成章的事。李方桂先生的擬音就是：賴 lad、懶(嬾) lan、癩 lat，最近鄭張尚芳(2013)的擬音卻是賴 raads、懶(嬾) raan²、癩 raad，他的 r-就是來母 l，-d 就是入聲的-t。實在看不出來諧聲對當的關係。

之、寺、等、特的擬音是*tjæg、*rjæg、*təŋg、*dək，看起來很整齊。鄭張尚芳的擬音是 tju、ljus、tuŋŋ²、duug，幾乎無法解釋這些字為甚麼會在同一個系列裡出現。

2.2 域外借字的暗示

十二地支是漢文化特有的產物，借到臺語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。李方桂(1945年)就指出臺語中有3個方言「未」字讀法很特別：

阿函 (Ahom) : mut 侂語 (Lü) : met 冊亨 (Dioi) : fat

「未」字的 -t 是從哪裡來的？根據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的辦法，正好「未」字的上古擬音是 *mjəd。這個陰聲韻尾 -d 在臺語中變成了 -t。大多數不贊成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的學者都沒有解釋這個現象。鄭張尚芳的擬音是 muds，表面看來也可以解釋 -t 的來源，但是他的 -ds 是去聲，-d 才是入聲，「未」字並不是入聲字。-ds 不可能因為 -s 丟失成為 -d。

突厥語碑文中有一個詞 čigši，就是中國的「刺史」。「刺史」的官職西漢武帝元封 5 年才設置，見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，大概就是那時之後借到突厥去的。這個 -g 是哪裡來的？正好「刺」字的上古擬音是 *tshjig。突厥語中的 čigši1 已經由官職變為一般的人名了。²

2.3 臺語中的同源字

最近我發現一些漢臺語同源詞：

臺語意義	原始臺語	漢字	上古音
肺	*pət D1L	肺	*phjad 去
芥菜	*kat D1L	芥	*kriad 去
霧	*hmək D1L	霧	*mjəgw 去
帽子	*hmuek D1L	帽	*məgw 去

這幾個例子都是李方桂（1976 年）指出來的，是上古音陰聲中的去聲字對當原始臺語的 D 調字。原始臺語的 -t 對上古音的 -d，-k 對 -gw。臺語的讀音可以反證漢語陰聲字的輔音韻尾。

三、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的反面意見

3.1 批評一：如果陰聲字都有濁輔音韻尾，上古漢語就沒有開尾音節，世界上有沒有開音節這麼少的語言？

解釋：這個問題本身可能問得不大正確。如果我們不給上古音擬測唇音字，然後問世界上有沒有根本沒有唇音字的語言？結果我在 *Language* 學報裡找到一篇文章介紹一個沒有唇音字的語言，是不是就表示我們的擬測

² 關於這兩個例子的詳細討論請見丁邦新 Ting Panghsin :〈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〉“Shanggu hanyu de yinjie jieou”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*Zhongyuan yanjiuyuan lishiyuyan yanjiusuo jikan* 第 50 本第 4 分（1979 年），頁 717-739。

正確？現在世界上的活語言接近 7000 種，在沒有徹底檢查以前幾乎不能說肯定的話。

臺灣南島語的邵語根據李方桂（1956：24）的敘述，「邵語沒有用元音起首的字，總有一個喉塞音在前面；也沒有用元音收尾的字，也總有一個喉塞音在後面。」可見語音上是可能沒有開音節的語言，有無音位性是另一層次的事。

3.2 批評二：如果陰聲字都有濁輔音韻尾，漢語難道沒有單獨的 a 這樣的音節嗎？

解釋：漢語中古音的聲母有 36 字母，但沒有一個元音起頭的音節，至少也要有一個影母 ʔ ，所以中古音就沒有 a 這樣的音節，更不必說上古音了。

3.3 批評三：如果陰聲字都有濁輔音韻尾，那麼像「井竈門戶，箕帚杵臼」的韻尾就是 $-\eta$ 、 $-g$ 、 $-n$ 、 $-g$ 、 $-g$ 、 $-g$ 、 $-g$ 、 $-g$ ，」何等的齶牙？（鄭張尚芳 2013：35）

解釋：按照鄭張尚芳的擬測，讀為 $-\eta$ 、 $-ws$ 、 $-n$ 、 $-ʔ$ 、 $-w$ 、 $-ʔ$ 、 $-ʔ$ ，其佶屈齶牙的程度有增無減。因此不能主觀地加以評斷。

3.4 批評四：中古的陰聲字和入聲字也可以相配，如：質配脂、職配之、屋配侯等等，為甚麼要給上古的陰聲字擬測濁輔音韻尾？

解釋：因為相配並不是可以押韻，上古的陰聲字和入聲字卻可以押韻，和中古陰入相配的情形大不相同。

3.5 批評五：給上古的陰聲字擬測濁輔音韻尾 $-b$ 、 $-d$ 、 $-g$ ，平上去跟入聲的關係應該接近，為什麼去入聲押韻比較多？

解釋：不管給上古的陰聲字擬測什麼音，平上去跟入聲的關係永遠不平衡。即使全是元音尾，還是要解釋為什麼去入聲押韻比較多。所以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。

四、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的半鐵證

現在來看我所謂的半鐵證（丁邦新，1987 年）。如果把古音中不同聲調押韻的情形放在歷史的框架中來比較，我們發現下列的現象：

詩經陰入通押情形：

平入	5	平上入	1	平去入	4
上入	11	上去入	5	平上去入	4
去入	49				

兩漢韻文陰入通押情形：

	西漢	東漢	
平入	1	平入	1
上入	2	上入	2
去入	26	去入	33

魏晉韻文陰入通押情形：

平入	0
上入	0
去入	86

南北朝韻文陰入通押情形：

平入	0
上入	0
去入	79

首先我們發現平上跟入的關係一般都比較少，而去入的關係密切。觀察上古到南北朝的演變，平上聲字漸漸跟入聲字沒有來往，表上的4個「0」字一定代表特別的意義。只有去入聲一直有押韻的情形。我們深入了解一下究竟是哪些去聲字跟入聲有來往呢？

	詩經	西漢	東漢	魏晉	南北朝	陰聲字
入聲收-p尾	0	1	0	0	1	(收-b尾)
入聲收-k尾	27	15	7	0	4	(收-g尾)
入聲收-t尾	22	10	26	86	74	(收-d尾)

當陰聲字沒有濁輔音韻尾的時候，從上古到中古韻母部分等於沒有太大的變化。那麼為什麼中古音裡陰聲字不再跟入聲字押韻？如果中古不能押韻，入聲字可說又沒有太大的改變，可見上古跟中古的陰聲字必然有所不同。如果陰聲字有濁輔音韻尾，我們可以解釋這種現象。因為-b、-g、-d尾漸次消失，-b尾先丟，-g尾其次，-d尾最後。所以押韻的情形跟著不同，到魏晉南北朝的時代，-d尾還存在，-b、-g尾瀕於消失，自然不再跟入聲字押韻。從詩經到南北朝韻文，收-d尾的陰聲字一直跟收-t尾的入聲字押

韻。如果不擬測濁輔音尾，不知該如何解釋。因此，我認為這是陰聲字具濁輔音韻尾說的半鐵證。

五、濁輔音韻尾消失的年代

我們能不能肯定濁輔音韻尾是何時消失的呢？

從例外押韻來看，《詩經》時代開始就沒有-b尾陰聲字跟-p尾入聲字押韻的痕跡了。西漢時有一例是去聲跟-p尾押韻，見於司馬相如的《封禪文》：「際、答」，只有一例一個字，實在不能多說什麼。「際」是祭部祭韻字，根本也不是-b尾字，所以算不算韻組也有可疑。如果略去此例，那麼從《詩經》開始就沒有-b尾的痕跡了。從諧聲字的現象看來，董同龢（1993：268-9）解釋-p尾的「納」從-d尾的「內」得聲，可以認為上古的早期有*-b，後來*-b變*-d。這個說法李方桂也贊成，他（1971：33）說：「跟以上這類字諧聲的，而在《詩經》裡跟*-d押韻的，可以認為上古的早期有*-b，後來*-b變*-d。」

從押韻的現象觀察-g尾，跟-k尾來往的詩經時代有27次、西漢有15次、東漢有7次。東漢時（25-220）通押的7例，見於白狼王劉敢（57年以後）、班固（32-92）、馬融（79-166）、蔡邕（132-192）、張衡（78-139）、黃香（122年以後）。最晚的蔡邕已經接近東漢末年，魏晉時代則連一例都沒有。因此-g尾是在漢末失落的。

何大安最近（2006）寫了一篇文章，說明韻尾-d的下限。他把南北朝分為三期：I代表前期（420-478年），指劉宋和遷都洛陽之前的北魏；II代表後期，其中IIa（479-577年）是遷都洛陽之後的北魏和北齊，IIb（479-618年）是齊梁陳北周隋。其中有一段利用與入聲通押的去聲字討論-d尾的再確認。他說：

《切韻》的至、未、霽、怪、隊、代等韻，以及與其相配的脂、齊、皆、灰、哈等韻的平上聲，在上古還有收-g尾的來源。例如脂韻有來自之部的「否、龜、備備」，齊韻有來自佳部的「閏」，皆韻有來自之部的「戒、挨、憊、怪」，灰韻有來自之部的「梅、晦、賄、背、佩」，哈韻有來自之部的「哉、待、該、代、態、礙」等。不過，儘管上古兼有-g尾、-d尾不同來源的脂、齊、皆、灰、哈等韻在南北朝已經分別合併，如《切韻》中所見，這些來自上古收-g尾的字，卻都不在上述的去入通押之列。這顯示，南北朝時期，上古-g尾已經消失，但是-d尾並沒有完全消

失。對-g 尾和-d 尾都消失的人而言，他們的去聲字都合併成了《切韻》的脂、齊、皆、灰、哈等韻的去聲字；由於消失了塞音尾，因此不再與入聲字通押。這也就是——大多數情形：去入不相通押。但是一定有少部分人，-g 尾雖已消失而-d 尾仍然存在。所以在這少部分人的去入通押的韻組之中，只有來自上古收-d 尾韻部的字，而沒有上古收-g 尾韻部的字。

其次，還應該注意到，雖然南北朝後期的南方（IIb）「之脂」合成一部，但在其與質術櫛物迄等收-t 的入聲韻的通押韻例之中，絕無「之」韻去聲字，而「之」韻上古恰收-g 韻尾。這一現象只有一種解釋，那就是這些去入通押之中的去聲字，原本就有-d 尾。「之」既不具-d 尾，所以自然不會跟-t 押韻。此外，上文曾經提到，在去入通押之中，曾有一處摻入了支韻上聲的「適」字。這個字雖然僅一見，但是頗有啟示性。因為支韻大部分字都來自佳部，上古當具-g 尾，南北朝-g 尾消失後自無可能再生-d 尾。唯獨支韻的「爾適」等字上古入脂部，本來所具的就不是-g 尾，而是-d 尾。因此「適」字能與祭霽黠屑薛未諸韻字通押，恐怕非盡偶然。

這兩段文字對南北朝去入通押的解釋，加強了陰聲字有韻尾的力量。如果不承認陰聲字尾，這個現象難以解釋。何大安同時推斷韻尾-d 的下限：

除了顏之推和王胄，隋以後基本上不再出現這類的去入通押。顏之推的〈觀我生賦〉和王胄的〈在陳釋奠金石會應令詩〉，就是反映-d 尾存在的最晚的作品。

顏之推卒於隋文帝開皇 11(591)年，王胄卒於隋煬帝大業 9(613)年，依史書通例，列傳於隋。所以不妨推論-d 尾仍見於隋。但是隋立之年，即隋文帝開皇元（581）年，顏之推和王胄分別是 50 歲和 23 歲，早已習得自己的語言。因此真正成長於隋而其作品中表現-d 尾痕跡的，可以說並無所見。

綜合以上的考察，我們認為-d 尾的真正下限為陳亡（589）。從隋文帝開皇元（581）年後成長的一代開始，不再有-d 尾。陳亡，為南北朝的結束。

總之。我們可以認為-b 尾在《詩經》時代已無痕跡，-g 尾消失於漢末，-d 尾的消失則在陳亡。

六、陰聲字-b、-d、-g 以外的濁輔音尾

上文討論的可說是標準的陰聲字尾，現在想略說一下其餘幾個相關的韻尾。

6.1 -gw

李方桂（1971年）給幽宵兩部的陰聲字擬測了-gw尾，解釋後來到《切韻》時代變成的-u。有人懷疑這種圓唇舌根音是否存在，認為可能是-ug。但我（1979年）卻在臺語借字裡發現-g跟-gw的不同。除了「午」字是單元音以外，地支裡有3個收-g的字：子、巳、亥，跟3個收-gw的字：丑、卯、酉，兩組分別各有一個複元音尾。-g>過渡音-ɯ>再變成-ə（冊亨）、-u（阿函）、-i（仿語）；而-gw>過渡音-u>再變成-u（冊亨）、-o（阿函）、-u（仿語）。可見-g、-gw是有差異的。

上文已經提到-g是東漢末年失落的，因此臺語借字不會晚於東漢。-gw是何時失落的呢？根據我（1975：255-256）對詩文韻部的研究，同樣在東漢時-gw>-u，-g>-i，正是不謀而合。主要的理由就是宵部字-agw在漢代有跟魚部字-ag通押的例子，而到魏晉完全沒有了：

宵部-agw：魚部-ag 西漢通押 7 東漢通押 14 魏晉通押 0

元音相同，韻尾略異，通押是意料中事，不再來往一定有了相當大的變化。幽宵兩部的陰聲字裡都有後來的豪肴韻字，也在魏晉時合流了。

6.2 -r

李方桂先生擬測-r尾的有兩部分：上古的歌部字跟微部少數的字。歌部是上古音中唯一沒有入聲的陰聲韻部，所以在標準的複輔音尾之外擬測一個-r，這個-r在西漢末年就失落了。主要的根據是歌部-ar的支韻字到東漢時就跟支部-ig的支韻字合流了，同時也在歌部-ar歌、戈、麻韻的字又跟魚部-ag的麻韻字合流，顯示-r尾一定產生了變化。

微部-ər少數戈韻的字如：火、委、毀等也在東漢跟上述歌、魚兩部的字合流。歌-ar、微-ər、魚-ag一部分的字三合一，最大的可能就是-r尾失落。

另外，龔煌城（1993年）給上古音收-n尾的陽聲字擬測了-r跟-l兩種韻尾，嚴格說來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，就不加以討論了。

主要參考書目

專書

- 丁邦新 Ting Pang-Hsin :《魏晉音韻研究》*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-Chin Period: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* ,臺北 Taipei : 中研院史語所專刊第六十五 Special Publications, No. 65,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, 1975 年。
- :《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》*Ting Pang-Hsin yuyanxue lunwenji* ,北京 Beijing : 商務出版社 Shangwu chubanshe , 1998 年。
- 董同龢 Tung T'ung-Ho :《漢語音韻學》*Hanyuyinyunxue* ,臺北 Taipei :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, 1993 年。
- 鄭張尚芳 ZhengZhang Shangfang :《上古音系》*Shanggu yinxi* ,上海 Shanghai :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, 2013 年。

期刊論文

- 丁邦新 Ting Pang-Hsin :〈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〉”Shang guhanyu de yinjie jieyou” ,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*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yuyanyanjiusuo jikan* 第 50 本第 4 分, 1979 年, 頁 717-739。
- :〈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〉”Shanggu yinshengzi ju fuyin yunweishuo buzheng” ,《師大國文學報》*Shida guowen xuebao* 第 16 期, 1987 年, 頁 59-66。
- 何大安 Ho Dahan :〈-d 的下限〉”-d de xiaxian” , 何大安 Ho Dah-an、張洪年 Zhang Hongnian、潘悟雲 Pan Wuyun、吳福祥 Wu FuYang 主編,《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》*Ting Pang-Hsin xiansheng qizhishouqing lunwenji* , 2006 年, 頁 477-489。
- 李方桂 Li Fangkuei :〈邵語記略〉”shaoyu jilue” ,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報》*Guoli Taiwan daxue kaogu renleixuebao* 第 7 期, 1956 年, 頁 23-51。
- :〈上古音研究〉”Shangguyin yanjiu” ,《清華學報》*Qinghua xuebao* 新 9 卷第 1、2 期合刊, 1971 年, 頁 1-61。
- :”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”,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, No.8, 1945, p.333-342.

——：“Sino-Tai”, *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*,
No. 3, 1976, p.39-48.

陳新雄 Chen Hsinhsiung：〈重論上古音陰聲韻部的韻尾〉”Zhonglun shangguyin yinshengyunbu de yunwei”，何大安 Ho Dah-an、張洪年 Zhang Hongnian、潘悟雲 Pan Wuyun、吳福祥 Wu Fuyang 主編：《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》*Ting Pang-Hsin xiansheng qizhishouqing lunwenji*，2006年，頁171-193。

龔煌城 Gong Hwangcherng：〈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〉”Cong hanzangyu de bijiao kan hanyu shangguyin liuyin yunwei de nice”，《西藏研究論文集》*Xizang yanjiu lunwenji* 第4輯，1993年，頁1-18。